

难整的渠

◆ 孔祥树

开春了,谷子要落泥了,但向阳畈只有十几家犁耙水响。其他都荒着,有的是家里劳力出去打工没人耕种,有的是田里没水无法开犁。

向阳畈一截渠道年久失修,有几个窟窿,长期哗哗漏水。水库的大水流经这儿,水量就变小,水势也减弱。随着水路的延伸,水就越来越小。这样,渠道旁边的田就能得到垂青,而那些水尾田就只能望水兴叹。

朱老汉家那丘水尾田,荒三年了。那天中午,他掬把锄头,又来到田边。田早已干裂了缝,连锄把都伸得进去。田就像一张饥渴交加的嘴巴,可怜兮兮地望着他。朱老汉的心也隐隐作疼。

其实,朱老汉这丘田原来是个小山包,是他带着一家老小,起早摸黑,日晒雨淋,挖断十几把锄头,挑破几十担篾箕,磨烂上百双草鞋,才造出来的。

朱老汉又来查看漏渠,其实整那点渠工程量并不大,只要几包水泥、几个人工就有了。朱老汉年老多病,孩子都在外打工,他想出钱买点水泥,再找个人帮下忙。

朱老汉来到侄子阿龙家。“阿龙呀,你打工刚回,你家那几斗水尾田还种不?”“种呀,不是没水吗?”“我去看了几次,其实整那点漏渠并不难,我买了几包水泥,请你帮几个工。”阿龙答应了,跟着朱老汉去了。阿龙好久没手提肩挑,一天忙活下来,肩磨破了皮,手磨出了紫血泡,腰也酸痛得直不了。

朱老汉又找到堂弟阿黑。“阿黑呀,你那么多水尾田,还耕种不?”“现在农资涨价,谷又贱价,还有啥种头?”阿黑长长叹一口气。

朱老汉不好再说,去找水尾

田最多的阿军。朱老汉看见阿军的老婆在喂猪。“阿军呢?”““他每天不分日夜打麻将、打拱,现在都输了几十万,劝也劝不住,将来怕要葬在麻将堆里了!”朱老汉摇摇头,走了。

朱老汉又来到隔壁,找到做小生意的阿海。“阿海呀,你家那些水尾田今年种不种?”“不是没水吗?”“其实那点漏渠工程量不大,只要几个工就有了,我买了水泥,想请你帮忙整整,你有空没?”“整渠是公家的事,我们私人何必出头呢?”朱老汉哑口无言,悻悻地走了。

朱老汉前后请了十多人,没有一个愿意上前的。他心里就嘀咕,这年头怎么了?他记得从前,不仅这长长的向阳渠,就连那一望无边的向阳水库,都是他们修建的。那时候群情激昂,一呼百应,一万多人顶风冒雨,日以继夜,啃粗粮,咽干菜,战斗在工地上。

朱老汉只好去找村长。“村长呀,向阳畈那点漏渠整不整的?”“整的,但现在不整。村里正在报项目呢。你还心疼你那水尾田?你那点田草都长到脖子深,都可以藏狼卧虎了。你一个老者,还种啥田?你孩子打工一个月工资,就够你吃几年了。”朱老汉没有回话,走了。

朱老汉打个电话,谎称自己病了,把大儿子叫回来。他带着大儿子,去整那截漏渠。大儿子挑土、搬石头,他在一边浇水、和泥沙。三天不到,就整好了。

水终于到了田里。朱老汉请人犁好田,插上秧。每一株秧苗青绿欲滴,纵横有序,在和风吹拂下,轻微舞动。朱老汉不觉笑了,他好像看见不远的九月,眼前的秧苗变成了一个丰满的村姑,披着金黄的婚纱,羞涩地低着头,正等着心上

人来收获爱情。

没过几天,村长就找上门来,把朱老汉叫去,指着那截渠说:“这是你整的?”朱老汉说:“是呀,咋了?”村长说:“你老糊涂呀,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,村里正在报项目,想争取几个钱吗?你现在把渠整好了,将来上面派人来一检查,发现我们这渠根本不漏,那我们这不是瞒上欺下吗?我这个村长不当事小,以后我们村修建那、救济扶贫,那上面谁还理你?那你不就成了全村的罪人头吗?”朱老汉没想到事情竟这么严重,他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,说不出话来。村长一把脱下外衣,拿起带来的一根钢钎,跳下水渠,甩开膀子,照着刚整好的地方一阵乱凿,很快就凿出几个大窟窿,水又哗哗地往外涌。朱老汉的心也像被凿穿,不住地滴血。

后来,上面的人喝得醉醺醺的,来这里转了一下。很快,村里项目获得审批,下拨了两万元修渠资金。

但是,那截漏渠迟迟没有整修。上面派人来检查验收,村长把他们的车屁股塞满土特产,再带到往年整修的渠道转转,就了事。

朱老汉的田干了,他又去找村长。“村长,那漏渠啥时整?”上面不是拨了钱吗?”“一个村就是一个门户,迎来送往,接待打点,哪一样不要钱?当家才知柴米贵,我这个当家的也难呀!”“那这渠不整了?”“这渠不能随便整,我们要利用好这点资源,再过两年,等上面领导换了,我们再作项目报上去。”朱老汉一怔,白胡子颤动着,有些眩晕。

后来,朱老汉的田干了,秧苗也枯死了。朱老汉也一病不起了。



醉酒时分

◆ 安凉

带走了老 F。

又有一回,是周六。大伙凑在一块,刚喝到一半,阿刘的手机骤响。也是大家共同的一位朋友打来的,他干脆按下了免提键,还首先扔了一句话去:“你这时候打什么电话呀,少费口舌,赶到我们这儿来喝两盅吧。”对方的声音却没这么清亮欢快:“什么呀!小 G 的父母找我来了,说小 G 昨天被警察带走了,是酒驾!”大伙儿都停止了动作,竖起耳朵静听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,小 G 平素不是很小心谨慎的吗?”阿刘说。

“哎,听说小 G 昨晚喝酒后,是叫了代驾的。但快到家门口时,他让代驾停了车,说这段路,一点也没问题了。没想到,刚开几步,就碰上查酒驾了,被逮了个正着!”对方叹道。

“真是没事找事,就剩这点路,还碰什么车呀!”阿刘也摇头叹息。明人还记得一次,也是阿刘在饭桌上讲过的,他的一个老朋友,喝了酒,脑子蛮清醒,把自己的车停放在饭店车库,准备打的回去。看见饭店认识的一个保安有辆电动车,忽然灵机一动,问他借这一晚,明天上午正好骑回还他,把自己的车开回。保安朋友不好意思推托。孰料,这朋友骑着电动车一上路,就被拦下了,人家警察本来是查无证电动车的,没想到抓到了一

个酒驾的,还一身酒气熏天的。他思想狡辩,也不容他呀。喝酒骑电动车,也属于酒驾,必须严厉处罚的。大家随即又是一番感慨。

这回,说到小 D,大家有点将信将疑。明人突然想起来了,小 D 高度近视,也从未考过驾照,难道这个胆小如鼠之人,这回吃豹子胆了,竟敢无证,还酒驾?他把疑问说了出来,大伙儿也都将目光聚集到了阿刘的脸上。

阿刘痛苦地闭了一会儿眼,然后缓缓睁开,声调低沉:“这小 D 呀,平常也不太喝酒。前两天,他们一个项目完工,一高兴,他就喝了,喝得烂醉如泥。他家本不远。他就借了一辆自行车,骑了回去。”

自行车呀,那算不上酒驾吧?有人嘀咕了一句。

阿刘乜斜了他一眼,继续说道:“他骑车没几十米,就一头栽下车去,人仰车倒,被后面的卡车轧断了双腿……”

啊!大家都张大了嘴巴,瞪圆了眼睛。

“唉!所以说,要喝酒,就别碰车,谁要碰车,就千万别碰酒,这车,包括自行车!”阿刘又重复地说了一句。这话,也重重地砸在了大家的心口上……



醉 虾

根据古代民间故事
韩伍·改编并画



一大清早,徐文长听见有轻轻的叩门声,开门一看,是钓虾的张老好,他是来讨药的,只见他脸上、嘴上都是血,张老好哭着说,镇上的王地保抢了他的虾,还打掉了他一颗门牙,说是因为没有交税……徐文长替他涂了药说:“你不要哭,我叫他吃猪粪给你看。”徐文长打听到王地保正月十五都要去烧香的:“你王地保烧香倒蛮勤快的,大概亏心事做得太多……”他忙里忙外,准备好一罐醉虾,十五这天一大早,王保长带着全家上了船,乡里乡亲看见保长都害怕,都挤在舱外,让他们一家子舒舒服服地坐在里面。船开了一阵子,有个小孩子把脑袋伸进来说:“地保老爷,要不要尝尝我家的醉虾,只只活的,我娘说的要十个铜板。”王保长取过虾罐:“对你娘说,虾我要了,钱要到明年给你。”说罢就把孩子推了出来。地保揭开盖头,“活虾”带着酱汁都跳了起来,溅得地保一头一脸,只闻得阵阵恶臭,仔细一看,哪有什么虾,而是一只只大蝗虫,而酱汁却是新鲜的猪粪,保长连忙叫人抓那熊孩子,但是那小孩早就上了别家的船逃走了。后来王保长打听说恶作剧操作者就是徐文长,不敢“追究”,瘟头瘟脑了好几个月。



为了孙子

◆ 李金鹏

小区的张大爷外号“张大喇叭”,他块头大,嗓门也大,极爱和人聊天,一扯就是半天。我们都乐意和张大爷开玩笑,都劝张大爷减减肥,但张大爷说话诙谐幽默:“块头大了好啊,大风刮不跑啊。”

最近,张大爷不知道怎么了,竟开始跑步减肥了,有时候,一天能跑七八圈。我们都问:“张大爷,怎么想起减肥来了?”有人说:“大爷,你儿子买了车,是不是想减肥坐车少费油啊?”

张大爷说:“才不是呢,儿子说,过几天,要把小孙子送到我这来,让我带几天,小孙子太淘气了,整天跑东跑西,你不注意,他就跑没影了,跑得可快了。我要不减肥,追不上他。”



不能嫁给你

◆ 董 旺

昨天,五岁的儿子和邻居家女孩在一起玩。玩了一会儿,儿子忽然问小女孩:“贝贝,等你长大了,和我结婚好吗?”

贝贝说:“那可不行。”

儿子问:“为什么?”

只见贝贝认真地说:“在我家,只有自己家的人才能结婚。你看,我爸爸娶了我妈妈,我奶奶嫁给了我爷爷,我叔叔娶了我婶婶,都是这样的。”



【 拿烟 】

爸爸:“以后凡是来了客人,我叫你拿烟时,拿与不拿,你要听准我的话。”

儿子:“我不懂您的意思。”

爸爸:“就是说,以后来了客人,我说‘拿烟来’,你就真拿;我说‘拿烟去’,你就一去别回来了。”

【 帽子 】

帽子店老板哈里森先生得知儿子各门功课均不及格,便生气地斥责:“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懒得动脑筋,那脑袋还有什么用呢?”

儿子说:“如果人人都长脑袋,咱们店的帽子卖给谁啊?”

